

贝克特《莫洛伊》中的“镜像写作”

曹波, 姚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在《莫洛伊》中,贝克特将主题之一设定为模糊不清的镜像,将叙事的结构原则设定为镜像反射,使小说分裂为互为镜像的两部分叙事,并使两位叙事者之间的镜像关系和路人A与C之间的镜像关系叠加起来,构成复杂的反射模式。小说中结构对称的餐刀架就是其镜像反射模式的物象,具有“缠线板”的功能。本质上,“镜像写作”就是关于问题主题在镜像阶段的认同困境的写作。

关键词:《莫洛伊》;拉康精神分析学;镜像关系

中图分类号: I56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44(2013)03-0077-04

Abstract: In *Molloy*, S. Beckett takes the vague mirror as a motif and mirroring as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 of narration. Thus the novel is divided into two mutually reflecting sections, and the mirror relation between Molloy and Moran and that between A and C are closely associated, illustrating a complex mode of reflection. The symmetrical knife-rest is the image of the mode of reflection, and works like a fort-da game. In essence, "mirror writing" is the writing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subject's dilemma of identification during the mirror stage.

Key words: *Molloy*; Lacanianism; mirror relation

1. 引言

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是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小说三部曲的首篇《莫洛伊》(*Molloy*, 1955)中,虽然“镜像”一词出现的频率不如在前一部小说《瓦特》中那么高,但一些人物、事件和场景却暗示了“镜像关系”的确存在。从认识论和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镜像关系”。两位主角(莫洛伊和莫兰)的双重叙事既相互隔离又紧密相连,和父母之间严格维持的对立相对应;当莫兰最终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酷似之前的对立面(莫洛伊)时,他们就成对方的模糊镜像。因此,这部小说展现的是由家庭三角关系定义的主体身份在模糊镜面中的复杂反射:镜面的一侧是受到母亲吸引的“婴儿主体”,另一侧是受到父亲压制的“问题主体”,而且这面镜子总是把它反射的影像倒转过来,在多重“镜像关系”中构造作者的“镜像写作”(mirror writing) (R. Begam 1996:114)。

2. A和C的镜像关系

在主体成长的过程中,进入“镜像阶段”和进入“俄狄浦斯阶段”同样困难重重,因此贝克特索性把这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融入同一个文本中,于是《莫洛伊》就分为两部分(原文各84页),分别讲述一位儿子式人物或父亲式人物的故事。第一部分是莫洛伊的叙事,以母亲为中心,洋溢着回归母体的欲望,第二部分是莫兰的叙事,充盈着得到父亲认可的欲望:一方面莫洛伊还陷在俄狄浦斯阶段难以自拔,另

一方面莫兰又在回归镜像阶段,仿佛要重新辨认自己的身份。在两部分叙事中,家庭三角关系的破碎为镜像关系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部小说突出的模糊性源自镜面的昏暗和波动(因而模糊不清),而不是像《瓦特》中那样源自直接的“差异缺失”(indifference) (D. Watson 1990:96)。

第一组“镜像关系”是陌生路人A和C的关系。在暮霭中,莫洛伊躲在灰色岩石的阴影中看到了他们。“这场景的背景本身就是一个镜像”^①因为山谷两边的山丘、断崖和路冠如此对称,甚至“一模一样”(9-10),如同在山谷这面镜子里映照出来的影像。这些地理标志相互间如此相似,甚至都成了“无法用词语来形容,也无法用思想来表达的符号”(10)。其相似性否定了“语言”——因为“语言中只有差异”(F. de Saussure 1998:88),而中间的镜面更是强化了“差异”的消解和个体身份的消失。除了地形这一静止的镜面,在“向对方慢慢走近”(8)的A和C之间,其实还有一个假想却更为重要的镜面,只是“由于地形的起伏,道路也显得起伏不定,如同波浪”(9),那一镜面显得摇摆不定。在波动的镜面里,昏暗的镜像只能在路冠的背后时隐时现,因此观察者很难看到稳定的镜像,也无法看清由他者反射的自我的身份。这一点也暗示了莫兰把莫洛伊作为另一个自我来寻找的旅途将前途渺茫。

无法看清“看起来如此相像”(9)的两位路人之间有何区别时,莫洛伊无法借助一长串描述性词语来标明差异,只得拿两个再简单不过的字母给他们贴上标签。假如“A和

C就是亚伯(Abel)和该隐(Cain)两人名字的首字母”(T. J. Cousineau 1999:113-114),而且这两个身份明确的《圣经》人物成了几乎无名又几乎无法区别的路人,那么这一戏剧性的变形就暗示了贝克特通过镜像关系抹除个人身份的意图,以及这部小说有意营造模糊性的倾向。对于这种蒙昧的角色,镜子终于出现了:在“同一个水槽”边“他们相互打量着,相距足足有十五步,然后停下脚步,胸部贴着胸部”(9)。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清晰的镜像,或者不愿意面对在对方身上反射出来的模糊不清的另一个自我,于是很快就转过身去,各走各的路。在贝克特的笔下,所有问题主体见到的都是混沌的镜像。

莫洛伊对迷失身份痛苦不堪,急于和路人认同,却大失所望,因为他们都笼罩在暮色中,模样模糊不清,“很难和自己区分开来”(8)。在他朦胧的思绪中“内外之间的区别,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都已变得微不足道了”(R. Begam 1996:114),因此他的感知总是以含混不清结束。接下来,他的行为就是仔细观察自己的昏暗镜像,与此同时又不让路人看到自己,而路人C则应该转而依赖他,向他寻求“记忆的导向标”(10)。于是无论外表还是内心,他们都融为一体了:

我看着他往后退,对他的焦急感到焦急万分……天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焦急让他焦急万分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居高临下……平整地贴在一块岩石上,那块岩石和我是一个颜色,也就是灰色。……他向四周打量,仿佛要把这些景物刻在脑海里,他肯定看到了这块岩石,我就蹲在岩石的阴影里……我看着他后退,内心被起身跟上他的诱惑揪住……那样才能更多地了解他。可是,虽说我的魂儿都急着跳出来跟上他,……我依然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他。(10-11)

作为莫洛伊的镜子,路人C“因为暮色”,早已是“昏暗不清”了,而且“由于地形的起伏”(11),也只能时隐时现,一会儿就消失在地势低洼的地方。而作为路人C的镜像,莫洛伊则整个模糊不清,因为他完全淹没在灰色岩石的阴影中。因此,他们尽管急于相互认同,却无法看清对方的个人特征和身份。

由于莫洛伊认同C的欲望,路人A和C之间的“镜像关系”开始和莫洛伊与莫兰之间的“镜像关系”叠加起来了,从而使作者重复“镜像关系”的模式初现端倪。但贝克特“镜像写作”的实验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构建莫兰和莫洛伊的“镜像关系”的过程中更趋复杂。

3. 莫兰—莫洛伊镜像关系的叠加

有关“镜像关系”及其模糊性的证据散布在小说中,足以表明“A和C其实就是莫兰和莫洛伊的翻版”(R. Begam 1996:113)。正如莫洛伊对路人C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莫兰也在路人A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即莫洛伊与莫兰的关系就是C与A的关系。此外,和A、C之间起伏不定的镜

面相似,莫兰面前的镜面是一条水面本来平静却被涟漪搅乱的小溪。他打发满腹牢骚的儿子去洞口取自行车,自己则来到小溪边独自待着,一会儿就像泉边的“纳西索斯”或湖边的“格列佛”(曹波 2010:55)那样反思起自己的身份来:

我躺下来,望了一眼自己的倒影,接着洗了洗脸和双手。我等着自己的倒影回来,我望着它颤悠悠地复原,越来越像。时不时地,我的脸上滴落一滴水珠,把倒影又击得粉碎。(145)

莫兰望着自己的镜像,这一情节进一步提示了镜面不合格这一主题。清晰的投影很快而且轻易就被击碎了,因为他的镜子是轮廓不定且柔软的水面。投影先是被照镜人的双手搅乱,接着快要复原时,又被他脸上滴落的水珠击破。镜面二度被外力打破,接着又被照镜人自己“弄得更加模糊不定了”(R. Begam 1996:115)。而且,这一镜像关系就发生在莫兰想着找到莫洛伊时该拿他怎么办之后,仿佛莫兰永远都没法看到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只能看到一个在寻找莫洛伊的过程中越来越退化和模糊的自我。

很大程度上,这时已大为削弱的自我反省只不过是莫兰可能的和C(莫洛伊的残余影像)见面的预兆。在内心思考过莫洛伊、视觉上反看过自己之后,莫兰再次通过暮色中昏暗的镜面,看到了“几步开外”(145)可能就是C的人。他们“一言不发,相互打量了一会儿”(146),但是莫兰明显不愿意认同这一颓废的镜像,只是在发觉他的自我和C(或者莫洛伊)没什么两样时,才不得不接受这一镜像。此处,镜面的昏暗倒是反映了莫兰寻找莫洛伊的任务的晦暗前景,或者说是莫兰的自我发觉之旅的晦暗前景。这一点得到了莫兰幻觉中模糊的河中倒影的证实:思考莫洛伊的身份问题时,莫兰感觉仿佛对着一面柔软而晃动的镜子;当渐渐浮现的脸庞太过昏暗,而且摇晃不定,让观察者无以确认自己的身份时,镜子不合格这一主题就更突出了。此处,莫兰在涟漪中看到的不是他自己的倒影,而是他的自我的视觉影像,这一影像已经剥除了从“父亲法则”那儿习得的面具,是自我本真的镜像。然而,尽管莫兰的另一个自我似乎即刻就可以触及,但他在心理的退化中期待的是已故主体的模糊不清的头颅,因而有“被剥夺了自我”(149)的感觉。

正是在昏暗的镜像反射和“自我消解”(陆建德 2001:263)这样的情况下,莫兰终于遇见了自己的另一个自我——可能是A的人。一如既往,贝克特笔下的主角又是在暮色中朦朦胧胧地看到了自己的镜像:

……我就在那儿,和一个昏暗不清的人面对面,因为暮色,脸庞昏暗不清,身形也昏暗不清。……那张脸……似乎有些像我的脸,……长着相同的小胡须,相同的雪貂似的小眼睛,相同的鼻梁包茎……(149-151)

贝克特一直在含糊其辞的不合格镜像的主题,在这里终于公开叙述了。莫兰在幻觉中反观自我之后,接着就“面对面”地见到了一个“昏暗不清”的人,那人和过去的莫兰的另一个自我相像。身体上的极其相像掩盖不住心理上的迥

然不同,这一点在他们对相遇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中体现得明白无误。在寻找莫洛伊的路途上,莫兰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已退化得和莫洛伊相似,看到另一个自我的形象不禁恐惧起来,因为当他要莫兰看看他的“身份证”(151)时,那个自我展现的是莫兰清晰的身份。莫兰认为身份证“毫无意义”,还下意识地杀了A,这样“他就再也不像我了”(151)。对于探索自我的人,面对在父亲的语言中习得的自我的丧失,这是无法忍受的,于是莫兰最终捣毁了那面变形的镜子——谋杀了路人A,正如莫洛伊谋杀了森林里的烧炭工。

莫洛伊和莫兰是两个独立的叙事者,他们的相遇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他们各自和C,A的相遇间接实现的。正如莫洛伊在C身上看到了自己发育不全的自我的模糊镜像,就在退化之前,莫兰也在A身上发现了自己的胚胎般的模样;正如A和C在暮色中的“同一个水槽”中有一瞬间看到了对方一样,退化的莫兰也在自己忽闪忽闪的幻觉中见到了莫洛伊。这一镜面反射的模式由一整套昏暗的“镜面反射”组成,或者说贝克特创造了一个昏暗的万花筒,里面有两对自我探索者在昏暗中互相打量。事实上,贝克特早已对自己的“镜像写作”进行了暗示:莫洛伊从索菲那儿偷来的结构对称的餐刀架就是其“镜像写作”的最佳物像。

4. 镜像关系的反射模式

小说中有关“镜像关系”的第二个插曲,是莫洛伊曾久久地、无限好奇地瞪着结构完全对称的餐刀架这一情节。这个银质的架子自身就是一面镜子: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右半部分和左半部分如此对称,仿佛各个部分就是各自对应部分的镜像,因而各部分间的“镜像关系”构成一个复杂而混乱的系统,似乎消解了指涉性差异及各自的身份。餐刀架由“两个十字架组成,相交部位由横杆连接”(63),可以通过各个部分的排列和组合展现出无限的镜像,有如在万花筒中一样。假如横杆就是镜面,那么整个架子就像是一对锯片粘在一起,因为餐刀架早已是“一个小小的锯片”,只是“真正的锯片上的十字架……被截去了上端”(63)。换一个角度,在这个神秘的镜子里,有“两个相同的V形”反射了出来“更确切地说”,总共有“四个完全相同的V形”(63),它们的开口分别在上端或者下端,以横杆为镜面相互反射。再换一个角度,假如横杆的中点是镜面和横杆垂直相交的地方,那么反射出来的就是相连部位有一根短柄的十字架,或者说就是两个相同的V形,尖端由截断的柄连接,开口面向左侧或者右侧。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观察,这个刀架总有一半是另一半的投影。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该餐刀架的神秘性来自“差异缺失”。就形状而言,“这个奇怪的工具”没有左右之分,也没有上下之分,以“四个落地点中的任意一个落地,都能同样平稳地”摆放在桌子上,“而且外观没有任何变化”(63)。就用处而言,这件物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功能”,一个凝神

观察的莫洛伊“捉摸不透的功能”(64),即假如不作餐刀架来使用,那么其功能就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个观望者可以带着“崇敬”的心情“没完没了地……感到迷惑不解”(64)的纯粹的形状。这一物体和任何对应物都没有区别,缺乏个体的身份,或者说缺乏源自特定指涉语境的任何意义。在两种情况下,这面镜子都是无用的,因为对于轮廓清晰、身份明确的物体,它无法反射出一个反转因而略有不同的镜像。既然“差异缺失”正是抛弃“父亲法则”的人一心追求的,那么在莫洛伊从索菲那儿拿走的“小小物品”中,惟独餐刀架才是莫洛伊即使在“最最缺钱”的时候也无法“割舍”(63)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纯粹的形状所唤醒的认知的无知,竟然成了莫洛伊的慰藉“超越对任何事物的认知……对毫无好奇心的寻求者的灵魂来说,那才是平静来临的时刻”(64)。对于寻求和母亲合二为一的人,重要的是脱离了“差异”和“父亲语言”的“平静”,而非源自对相关物体间的“差异”的认知。

餐刀架就是贝克特“镜像写作”模式的物化,因为莫洛伊、莫兰、A和C实际上组成了一个由两个水平相连的十字架组成的框架,每人占据其中一个十字架的一端。这样的结构模式展现的是一组相互关系,其中,不仅“头部”(或者源头“在追逐自身的尾部”(或者倒影),而且由于镜面的昏暗和摇摆不定“头部和尾部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了”(R. Begam 1996:118)。旅途刚开始时,莫洛伊模模糊糊地看见了A和C的相遇,这一相遇构成了原型镜像关系。认识论的沟通被改写成了自我把自身作为他者来打量的意象,而那些在其中发生的类似事件及两位叙事者,不是带领读者追索到了线头,而是越来越远离线头,来到了主体绕着缺场的中心旋转的纠缠不清的结本身。假如贝克特刻意编织了一个线乱如麻的结,那么他的意图就被莫洛伊偷来的餐刀架展现出来了——餐刀架正是主体作为衰老的追寻者早已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或者站在昏暗的镜子内外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旅途上迷失了方向的物象。

贝克特“镜像关系”的重复模式也是一种“缠线板游戏”(fort-da game),“再现的是原本缺场的事物”,或者“对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种种忧虑”(T. J. Cousineau 1999: 69)。确切地说,莫洛伊和莫兰照镜似的相遇实际上是第一个类似事件的重复,即对C和A相遇的重复。这种重复对于贝克特笔下的两位主角极其重要,因为对于难以确认自我身份的他们而言,反反复复把“镜像”抛出去(fort)又拉回来(da),似乎就是征服了定义自我的他者,虽说只是象征性地或者朦朦胧胧地做到了。这种重复对于“父亲法则”的功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以多数读者迄今还不知晓的方式表明了阉割者的权威,但此处,正如镜面多半昏暗不清或者摇晃不定那样,它几乎无益于确定照镜者的身份,或者说由于某些外在因素,几乎无法把缠线板拉回来。

假如莫洛伊的“妈格”(17)游戏带来的,是跟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异”这一方面相关的愉悦,那么该小说中

“镜像关系”的大范围重复,则使自我与他者间的创伤性分离的再次展现得以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经历。换言之,结构性的重复与其说是对经历快乐的时刻的持续重复,不如说是对极端忧虑的时刻的反复重复。但这种重复实行的也是“快乐原则”,因为它将过剩的力比多约束住了,而且允许这一原则释放多余的紧张感。贝克特的小说常常借助“镜像写作,”滑入以五花八门的方式重复的复杂结构中,导致互文性和原小说性的大爆发。

5. 结语

贝克特在两部分叙事中分别探索了恋母的莫洛伊和基督似的莫兰的种种困境,又借助“镜像关系”将两者连接起来。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看来,莫洛伊在父亲缺场时,在寻母旅途中借助种种“缠线板游戏”象征性地实现了乱伦的欲望。他借助了游戏,而不是真正地占有了母亲,因为乱伦指向的是整个家庭的灭亡以及作者写作实验的终结。而莫兰则是“象征界”的牺牲品。在回归女性自我的旅途中,他逐渐失去了在“象征界”习得的文明,像耶稣一样殉难了,恐慌不已地发现了内心的本真。他们虽然身处几乎截然分开的两段叙事中,却通过“镜像关系”神奇地连接了起来,但他们的镜像是模糊不清的,无法赐予他们清晰的自我身份,反倒增添了他们的心理困境。此外,贝克特此处的“镜像写作”既是上一部小说中镜像叙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下一部小说中最具元小说特征的写作游戏的预演。毕竟,他的脑海里一直保留着“身处子宫的记忆”(J. Knowlson 1997: 2),而且他也是一个自觉的先锋派作家。他的小说越来越关注写作与主体性的不确定之间的关系,可定义为有关问题主体在镜像阶段的认同困境的小说。

(上接第76页)

著增大的趋势,教师的职业倦怠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界,如果不对其进行密切的关注和防治,将严重危害教师的身心健康,影响到学生的成才,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前文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其中存在的某些关键现象和成因,需要寻找和构建与之相应的措施,以此来促进教师队伍的正常、健康发展,为高等教育事业的推进保驾护航。为此,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 正确看待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合理地引导教师教学和科研心理走向;2) 促使社会、学校和教师个人共同面对这一严肃的问题,调动一切力量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3) 通过必要的激励手段,提升高校英语教师参与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使其将职业作为事业来对待,等等。

参考文献

- [1] Maslach, C. M. & Jackson, S. E. Leiter, M. P.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anual* (3rd ed.) [M]. Palo Alt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96.

注释:

- ① 引自 Beckett, Samuel. *Mollo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年第20页。以下原作引文只标明页码。

参考文献

- [1] Begam, Richard. *Samuel Beckett and the End of Modernity*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96.
- [2] Cousineau, Thomas J. *After the Final No: Samuel Beckett's Trilogy* [M]. Newark: Univ. of Delaware Press, 1999.
- [3] Knowlson, James. *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t* [M]. London: Bloomsbury, 1997.
- [4]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A].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C]. In Julie Rivkin & Michael Ryan (ed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88.
- [5] Watson, David. *Paradox and Desire in Beckett's Fiction*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 [6] 曹波. 经济人的政治话语——再论格列佛的异化[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0(4): 54-57.
- [7] 陆建德.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项目编号: 12FWW012)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曹波,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英国文学、爱尔兰文学及文学翻译。

姚忠,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爱尔兰文学、英语教学。

收稿日期 2012-09-07

责任编辑 采玉

1996.

- [2] 李永鑫, 李艺敏. 职业倦怠诊断标准的初步探讨[J]. 心理科学, 2006(1): 148-153.
- [3] 鲁莉. 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学习现状调查研究[J]. 外语教学, 2009(6): 80-84.
- [4] 魏绪涛. 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成因及其对策——以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问题为例[J].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8): 37-39.
- [5] 薛荣. 论交际口语测试及其评分方法[J]. 外语教学, 2009(6): 62-66.
- [6] 许海燕. 大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现状的调查与研究[J]. 教育与现代化, 2010(9): 88-91.
- [7] 赵建平. 地方性高校教师职业倦怠归因及干预策略[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10-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外语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1224004501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英爽, 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 2012-09-20

责任编辑 采玉